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九回 為謀財先須害命 因救主反被惡名

卻說藍休雖然被妻硬拖進屋中，推入牀上，但是心中新憤舊怨，發為不平之氣，一時那裡捺捺得住，更念三代侍藍府生活，藍文在日時，待他們也有恩澤。如今他本人死得沒有分曉，做世僕的，不能代他報仇泄冤，已屬有背良心。但那是過去之事，況事前一無所聞，還可說無從盡力。至於眼前一對小主人兒，年輕失勢，又有生命的危險，此事卻已明顯地進了我的耳朵，現當未發之時，正可先時預防。若不預先關照一聲，那不成了自己和胡千姊弟勾通作姦了麼。想了又想，覺得除此以外，更無別法。且恐胡千心狠手辣，辦事敏捷。萬一馬上動手，此時急去，已恐不及。安能再事羈延。於是定一定心，假裝熟睡的樣子，等得一家人都入睡鄉，自己便悄悄抽身而起，拔門外出，逕投藍府而來。相離雖然只有半里，因他年高體衰，眼花足軟，好容易一步一挨地走有一個時辰，方才到了藍家。他是極熟的老人，自然識得藍家情形。卻不投大門，不走後門，逕走西首一道小側門。管門的人乃是藍休一個內姪，今年還只有三四歲。藍休利用他不大懂得事情，所以逕去找他。這小廝開了側門，一見他姑丈深夜到來，大為驚異。藍休卻不許他多問，只問他公子現住何處。還有一位王家小姐現居哪裡？那小廝倒是有良心的，見問及公子之事，不覺慘然說道：「姑丈再休提起公子，他現在好苦咧。別的不說，單講他住的地方，乃在牛棚後面那間茅屋之中。屋內只有三塊板，一張牀，此外什麼都沒有。那是太太說的，要把牛羊放牧之事，都歸公子親自去做，所以讓他住在那裡，是為便於照管之故。你老人家現在問起他，可想去瞧瞧他不是？但他這地方，在正屋後面，從此前去，必須經過太太住房，況須走過數重門戶。萬一把太太、舅老爺驚醒了，不當穩便。還是去看那位王小姐來得近便。他現在也非常的苦，不過比公子還少許好點，住的地方也清爽得多。太太說，公子和小姐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該同居一處，叫他們一前一後，隔開幾重院落。大家隔離起來。所以公子和小姐，現在要見一面，也不容易了。聽說公子為這事情，不免抱怨。」

一語未完，藍休一句叱住，說：「孩子家不許多口。快帶我去見王小姐。」小廝沒口子答應，說：「這個容易，就在我房間的前面。此時人靜夜深，滿屋中人都睡靜了。姑丈要去，不必再驚動別人，是麼？」這話卻深合藍休之意，忙贊他作事有見識，有道理，比你表兄強遠了。說得小廝心花大開，將他導至月英窗下。

小廝用個食指，在窗門上彈了三下，輕輕叫道：「王小姐醒麼？我姑丈藍老頭來望你咧。」只這一句，就聽得裡面嚶嚶一聲，問道：「可是藍老管家不是？」看官聽著，月英以深閨小姐身份，雖然被貶辱，人格是不得變損的。當此更深夜靜，萬籟沉寂之時，忽有男子前來看望，豈非可怕可驚，而又萬分可怪之事。不道這小廝甚是聰明，一開口兒就說出是藍老頭。

這一句，就使得裡面的人放下了一大半的駭怪之心。再說夜深如此，閣府靜寂已久，怎麼月英還沒曾酣眠，竟能輕輕地一喊便醒呢？原來月英專志修持，每於夜靜之時，天明之候，必定做一個時辰的打坐功夫。當小廝打窗之際，正功課剛完，起初上牀的時候。他又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年來寄居藍府，對於他家內外上下的用人行政，也有七八分稔悉。他最欽佩的便是這位藍老管家。在此生死存亡繫人股掌的當兒，本來也時時當心，刻刻留意，作防患未然之計，今聞多時未至之藍老管家深夜前來，不訪別人，單找自己，此中消息，便於嚶嚶一聲之先，料著了有八九分的譜兒。一面問話，一面也便跨下牀來，向窗隙一望，可不是，一個黑面髮的小廝，扶著一位縐皮疙疸白頭如銀的老頭兒，站在窗下哩。月英不敢怠慢，慌忙開了門，自己走了出來，卻不讓他們進房，只在院子中間，皓月之下，輕輕悄悄地談起天來。

月英先問：「老伯伯，夤夜見訪，必定有什麼惡耗見告，可是麼？」藍休聽了，不覺大驚，拜倒道：「小姐難道也聽見了麼？為什麼還不早作準備呢？」月英聽了這句，反呆了一呆道：「不瞞老伯伯說，我和采和實在一些消息都沒有。方才所說，乃因老伯伯的特殊行徑而發的一句胡言，還不知是與不是。如今聽老伯伯這麼說了，可見我的胡言又不幸而中。但采和卻還一無所知咧。請問老伯伯，現在又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我呢，原已遊心物外。他們如不相容，卻正好促我入道之機，我正感德不盡咧。所怕的是為采和一人，唉唉，這也不用說了。誰叫他……唉，那也何必饒舌，還請老伯伯快快把那消息告訴我。我也可以通知采和，再作未雨之謀。」

藍休歎息了一聲，把胡氏姊弟所定惡計，並自己如何知道的原故，說了一遍。總當月英聽了，必有萬分驚慌。不料，他聞此言，依然如故，反而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，這也算得我不幸之中的幸事了。請教老伯伯，他們既已定計，可決定在何日舉行呢？」藍休道：「這就不曾曉得。據小兒說，大概總不過是這一二天內的事情。老奴本要先去告訴公子。誰知他如此膽大，竟敢把公子那樣糟蹋委屈。別的不說，老奴今天不能進去見公子的面，若遲至明兒，又恐奸人馬上動手，如何是好呢？」

月英正待說話，忽聽夾弄中有人呼的一笑。主僕三人大為驚駭。正在尋找那笑聲從哪兒來，又見幾條黑影子，從夾道中如飛而出。月光之下，照得明明白白，為首一人，正是那位新任的舅太爺胡千。後面跟隨的三人，都是他新近用的下人。他們一窩風趕到月英身邊。胡千冷笑道：「好一個未曾過門兒的少夫人，好一個名門閨秀的大姑娘，原來竟是一個偷下人竊漢子的下流淫婦。藍府上有你這等媳婦，門風都給你掃完了，面子也被你丟盡了。平日忸忸怩怩，狐媚子似的，迷住了丈夫，活像一個正經人兒，如今到底怎麼樣？可不是真賊現獲，明明白白的，露出馬腳來了。好得很，既然你這般不要臉，我也顧不得藍府上的面子，說不得，送你到官中去走一遭吧。」說罷，回顧帶來的三人，喝道：「還不快快將姦夫淫婦捆綁起來。」三人聽了，便各伸拳擲袖，上來動手，卻還不知胡千要捆的，除了月英之外，還是要老的，要小的。老的太老，不像做姦夫。小的太小，又不配做姦夫。便悄悄問了一句。

胡千見說，倒也禁不住呆了一呆，一會兒又大喝道：「自然要一起都綁起來，我知道誰是姦夫呢？」三人正待下手，這邊藍休和月英自然也憤不可遏，破口大罵。那小廝見姑丈無端受此委屈，並連自己也冤陷在內，也是怒呼呼地大罵胡千昧良無恥，索性把他從前許多無賴詭詐，和幾次三番到藍府告幫乞貸的歷史，一起宣佈出來。這正說著胡千的心病，三分假怒，變成四分真氣，連連跌足拍手，催那三人動手。三人便上來，一個守住月英，兩個便來捉這老小二人。誰知藍休和小廝也還有幾分氣力，動手對抗起來。胡千所用的三人，偏都是市井無賴，一向被酒色淘虛了的，看相雖然威武，實在並不中用。此時原都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因胡千出來小便，聽得月英等說話聲音，心中大疑，先還防是盜賊，急忙把宿在他下房的三人喊起來，一同趕了出來。一瞧，不料是月英三人。

胡千雖是喜出望外，這三位寶貨，卻因都是從被窩中給胡千拖起，神智還是不大清醒，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生一回事兒，糊裡糊塗地上前捉人，更想不到他們還會抵抗。藍休的內姪，身子矮小，不知什麼利害，伸出手來，剛剛碰著一人的腎囊，也曾聽說捏住人家腎子，可以制人死命。此時急難之中，哪裡還顧得什麼，便用力將那人的腎囊一捏，又向外這麼一扭，扭得那人大叫一聲，向後便倒。胡千和守住月英的那人，大驚大叫，說：「小廝打死了人啦！」其時藍休和那人也能打得個平手，聽得小廝殺人的話，兩人也都驚得停住手，卻來瞧這挺在地上的人。這一陣大亂，早驚起了內內外外的人。上自新太太胡氏，下至男女僕役，一齊披衣而起，趕來查看。還有那位被貶受辱的公子藍采和，也慌慌張張地趕了出來。見胡千正在指手劃腳，把上項情形告訴胡氏。采和只聽得一兩句，已知是胡千陷害月英，忙著找到月英，大哭起來，說：「妹妹，我害了你了。」月英此時倒反說不出什麼來，只會翻著兩粒秋波，一上一下的，對著采和，欲淚不淚，欲語難語。

那看守月英的人，見采和與月英這般親熱，心中又因自己同道被藍休和小廝打得如此情形，正在又氣又羞，卻好把一口惡氣，泄在采和身上。明知采和名為公子，實在比下人還不如。月英又是自己奉命監守的犯人，自然不用顧忌，便把烏珠一睜，雙手一攔，大聲對采和叱道：「你的老婆偷人，虧你還有面孔和他對哭對說的。」一語未了，忽聽拍的一聲，接著又拍拍的兩聲。

原來這人的面孔上，不知從哪裡飛來三記耳刮子。這人一痛一驚，定神一看，才曉得第一記巴掌，是左邊的采和打的。第二次的兩下，卻是立在右邊的藍休打的。還聽得采和罵他是狗仗虎威。藍休又罵他是下流畜生。同時胡千等人都來幫助這人，叱辱采和。這人也還罵藍休，並要打他的耳刮子。一個大院子內，鬧得人聲鼎沸，不得開交。只聽胡千對大眾喝道：「你們若是願意在這府中吃飯的，須得恭聽太太和我的命令，趕緊把這三個姦夫淫婦捆綁起來，送到縣中。現在他們又打死了人，這罪名更大了。若是不肯動手，太太叫你們一個個滾出府門去，不用在此當差。」他說了幾遍，見眾人你瞧我、我看你的，還是不肯上前。這是下人們天良發現，覺得胡千等太沒天理。大家都受過藍氏恩惠，怎能昧下良心，做此叛逆不法之事。倒把胡千急得只向眾人亂罵。

藍休見此情形，忙對采和、月英說：「公子，小姐，我們走吧。天下之大，哪裡還不弄口飯吃。把這一份家當讓他們吧。老奴年紀雖大，情願海角天涯，跟著公子、小姐，一同討飯吃去，強如在此天天生氣、受辱，還要被人暗算。」說罷，一手拉了月英，一手扯住采和，急急忙忙，飛奔出門。那小廝也隨後跟著。眾人不忍阻攔，由他們主僕三人，出門而去。

這一來，把個胡千氣得怒吼如牛，索性回到房中，取了三把樸刀及棍子繩索之類，喊來自己新近找來的傭人們，大夥兒趕出大門。月光之下，望見采和等四人還在前面沿河逃走。胡千吩咐：「捉住四人，都有重賞。如有禍事，歸我舅太爺一人擔當。如敢故意縱放，須和他們同罪。」眾人只得抖擻精神，奮勇追趕。一霎時已經趕到。胡哨一聲，各挺手中兵器，威喝他們趕緊回去，如敢抵拒，立刻要取爾等性命。藍休氣極怒極，大罵賊子如此昧良，必遭雷打。小廝見不是路，忙催姑丈快走。

藍休還在辱罵。胡千已取出繩索，叫眾人動手，綁縛這班不要臉的東西。采和、月英手無兵器。采和自命究是一家正主，料到胡千終不敢奈何自己，便冷笑一笑，說：「回去也是我們自己的家，何必要你強迫。妹妹，我們就回家去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子對付你我。」說時，回轉身，大踏步向自己家門就跑。月英也只得跟著同走。後面藍休等雖然不住地辱罵，也不能不追隨在後。不料胡千有心挫辱采和、月英。他又存著一種惡念，把他倆弄死之後，留下胡氏頂吃官司，他卻可以乘機攬得利益，遠走高飛。因此不容他們這般愜意地走路，索性大放惡勢，仍要將他們捆縛起來，就此送到縣中治罪。眾人奉命，一聲吆喝，奮力上前，先把采和與月英拉住，剛要綁縛，忽聽月英大叫一聲：「仙師在上，我弟子月英，自小至今，沒有一天敢忘記師尊訓誨，沒有一刻不專心修道。為因不忍丈夫淪入魔道，延滯數年，未得出家。不料今天如此受辱。弟子雖然命苦，也是大家閨女，茹苦含辛，所不敢辭，橫被侮辱，斷不敢受。弟子今也顧不得丈夫的前程，拼送殘生，到天上和師父相見去了。」說到這句，忽然用力掙脫了手，向著河岸飛奔。眾人知他志在赴水，卻正中胡千下懷，忙叫眾人不必要去救。別人還不怎樣。

只有采和大哭大叫，也想努力追上，無奈一隻手已被人拉住，采和心中一急，低下頭，在那人手上咬了一口，咬得那人大痛，一鬆手兒，采和已奔了上去。胡千也說：「由他去，由他去，看他們怎樣死法。」藍休和小廝卻被眾人扭牢，不得上去。大家呆呆地望著小夫妻倆同奔河岸，抱頭大哭，一齊跳下水去。

原來這水還是長江下流一個灣兒，河水極深，水勢又急，一經跳下，是永無生理的。采和與月英又是兩個文弱的孩子，這一下去，當然沒有命了。哪知天下事沒有王法，還有天道。要是采和、月英這樣根基深厚的孩子，居然死於胡千之手，那不是天理王法完全沒有了麼。放心吧，天下沒有那麼不公平的事情。

這時眾惡人正眼巴巴地瞧著兩位小主人投水，撐起了耳朵，肅靜無嘩地等候水中撲通撲通的兩聲響，他們的公事便算完畢，預備回去，向他們的新主人領賞去。就是胡千也是耳目並用的，專等他倆沉入洪波，也要急急地回去，做他心頭存著的第二步計劃。哪知眼中雖然見著二人一同投水，耳中卻無論如何聽不到那撲通撲通的兩聲響。這才把眾人弄得奇怪起來。大家不約而同的走近河沿，向下一望，哈哈，妙不可言。一幕新奇的戲劇，立刻現人大眾眼簾之中，喜得個藍休和小廝連聲高叫：「天有理！天有理！」嚇得胡千目瞪口呆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未知這是什麼好劇，值得作書人大賣關子，卻待下回分解。